

大金弔伐錄
一



大金弔伐錄 一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大金弔伐錄

二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大金弔伐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
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
有此書墨海本奪漏甚多
故據守山本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大金弔伐錄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紀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弔伐命名。蓋薈萃故府之案牘。編次成帙者也。金、宋自海上之盟。已通聘問。因天輔六年以前舊牘不存。故僅於卷首一條。略起事梗概。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四月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所有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牋檄之類。皆排比年月。具錄原文。迄康王南渡而止。首尾最爲該貫。後復附以降封昏德公、重昏侯、海濱詔書。及所上各表。而終於劉豫建國之始末。所錄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詳略互見。不識夢莘何以得之。考張端義貴耳集曰。道君北狩。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金主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集成一帙。刊在摧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云云。此書殆亦是類歟。然夢莘意存忌諱。未免多所刊削。獨此書全據舊聞。不加增損。可以互校缺訛。補正史之所不逮。亦考古者所當參證也。永樂大典所載。未分篇目。不知原本凡幾卷。今詳加釐訂。析爲四卷著於錄。

大金弔伐錄卷一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與宋主書

天輔七年正月己卯其已前者軍上不留

天輔元年十二月宋主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敗勍敵若冠遼之後

五代時所取燕雲兩京地土

○二字原倒依吳本乙轉與原本校語合

願畀下邑

按金史太祖本紀載此書內所取燕雲兩京地土八字作昭入契丹漢地六字餘並同

二

年正月乙巳宋使馬政回遣索多報聘與宋約夾攻燕西二京隨得者取其地若出國所取即不在分割

三年夏四月丙子朔使南宋索多回

按金史太宗本紀事繫六月

同宋使趙良嗣

○同字依吳本補與下文一例

及其子宏來索多見

受宋國團練使官上命杖而削之南使回遣貝勒錫林赫魯等同往四年二月己亥使南宋錫林赫魯等

回同宋使趙良嗣王暉復以祈請燕西二京地界書來六月庚午朔遣宋使趙良嗣等同以所獲上京

臨今

黃府是也

同知蘇守告

按三朝北盟會編作蘇壽吉

與宋且約夾攻取燕西二京地如約議十二月丁卯朔宋使馬政復

來請燕地命如前約六年夏四月壬辰

吳本作壬寅

遣圖克坦烏齊高信格使於宋七年正月己卯與宋書

略曰往歲越海計議與兵夾攻每有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遼勢已衰始行侵討而乃反被追襲

聞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燕京僭號普賢女

按普賢女即遼燕王耶律淳妻蕭氏

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城力戰

破之。殺戮殆盡。歸命上國。願爲附庸。猶存大信。以先許宋人之請。若彼能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在不言。旣此間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宣諭趙良嗣等。合取時貢銀絹。共准一百萬貫。良嗣等言。奉旨并請西京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卽納二十萬匹兩。設猶未允。更加綾二萬疋。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廣人衆。今取與未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請抽退臨邊士卒。按。以上俱係原起事由。卽所載正月己卯就原書年月排次。始見詳備。一書。亦僅存其略。自二月癸卯以後。均

答宋主書

天輔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月癸卯。遣貝勒尼楚赫。道喇爲宋使副。以烏凌噶思謀爲議事。答宋主書曰。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悉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稱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特異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貝勒尼楚赫。道喇爲國信使副。及思謀充議事。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處。尙有使紹薦屈。榮訊逸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二十八字。此本疑闕。

白劄子

與書同封。

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時止許燕京。及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

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一)原本只作卽。無就字。今依契本。尋爲彼不能取。致本朝自行撫定。又素趙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兩京已會計議。緣爲西京不在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欲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歡。篤於往日。今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嬌等州。并地土民戶。其已西並北一帶。接連山後州縣地土人民。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趙良嗣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議定。

南宋回書

三月戊午。命馬同權管勾燕京事。將以其地付宋故也。丙寅。宋使盧益、趙良嗣、馬攢。按。金史作馬宏。以回書來。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華絨薦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其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請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載。永洽鄰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福祉。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趙良嗣充國信使。閤門宣贊舍人馬攢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白劄子

同書封來

所諭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并地土民戶。本朝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設。夏國素號狡猾，唯務詐誕。與昏主實甥舅唇齒之國，日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內指言貴朝仍自云與昏主累世姻親，詢訪得知處所，及稱奉昏主之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護招集，無使叛賊一向擄掠。故夏國起集援兵，屯於境上，并據邊臣累奏。夏國見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昏主，軍聲甚大，用意非淺。除已指揮河東等路整備禦逐外，深恐貴朝欲知其詳，所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西京管下州縣，前書已言非務廣土，實欲備禦昏主，爲彼此之利。今若將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不特昏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沒。若使夏國據黃河以東州縣，必與昏主合力，爲害不細。夏國自去歲已輒占據清肅、河清兩軍，如欲與此兩處，請貴朝詳度外，其寧邊、天德、雲內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合以黃河及漢地爲界。漢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與他國，並從貴朝。○原本並作并依吳本改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貴朝誓草。

又白劄子

兩朝交往禮儀，除合依見行禮儀外，傳聞已上尊號。今議特稱尊號，以表交歡。他日本朝如上尊號。貴朝亦合相稱。近累據河北、河東帥司沿邊之州軍探報，契丹昏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沒，已逼近應、朔等

州。繼到昏主招諭軍民補授官職。其本文字已令宣撫司移文貴朝照會。及已指揮河東路遣發兵馬。救助應州一帶極力備禦外。請貴朝早發大軍。往彼掩襲。因以照應交割。發行月日。從貴朝所便。○原本便作使。無從字。吳本。今依。傳聞四軍肅幹已卽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如所傳是實。所當至慮。早議招提。使人尼楚赫等已待以厚禮。用示誠意。自此使聘往來禮數。彼此並依契丹舊例。亦如來論。但契丹往還舊禮。有不繫事繁複者。合行裁定。庶彼此爲便。置榷場去處。從貴朝所便。交易並如契丹體例。

南宋誓書

係依草再立。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并有遼國。○原本并作並。依吳本改。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緣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縹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贖罰。雖盜賊不獲。原脫罰雖盜三字。依吳本補。與後回賜誓書合。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官報。○吳本官作關。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

來殊方異域，使人往還，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殛，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宜謹白。

一下項物計錢九十八萬七千二百四十貫文，內除綾羅錦圈線○吳本作綿，不見分兩外，計重二十五萬九千五百觔，准一萬七千三百秤。

回南宋國書

夏四月壬辰復宋書。癸巳，以來所增銀期令于燕地交付。壬辰係初九日。

累交聘禮，敦講世和，復紓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祀，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原本撤作講，依吳本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宜於宣陳，據燕京疆界，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交割，爲定所云交付西京邊界，并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令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逃去人戶，雖令宣撫司交付，却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至今一未結絕，必若邊吏微功，違約展轉，如上不切稟從實關引惹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疾速發遣，又以契丹皇帝在陰山和勒博在奚都山谷，以此兩處勾當軍事，今取嶺北鶻燕灤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不從後患，地里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和勒博，契丹皇帝南路兵馬糧食，合銷米一十萬石，宜早處分取月日於檀州歸。

化州兩處分路般送到。佇候回報。炎歊在候。保衛是期。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結尾尙多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養陳達不宣。謹白。一十七字。此本疑闕。

回賜誓書

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廼者親領兵馬。已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尙念始欲敦好。特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爲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鑾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贖。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令舉兵衆。須得官報。○吳本官作闕。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爲定。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首尙有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閣下。三十二字。此本疑闕。又按三朝北盟會編。無本朝志欲協和萬邦以下四十字。而結尾尙有專具披述不宣謹白八字。與此互異。

南宋國書

已上並在燕京往復

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使車復至聘問彌殷式馳約載之嚴共著齊盟之重誠參天地惠浹神人取亂侮亡遂底六師之績敦信明義共圖萬世之安仍瞻雲中外虞昏主併沐親仁之好獲從恢復之心遠稔忱恂倍增感澤用傳于後永冀于懷南朝著誓之後所務通權繼好以保永世末節細故各不須較邀功生事構造之人彼此所宜深察所云糧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於內地撥那米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於古北口外交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於歸化州或應州以北道路通快處交割並於七月一日以前節次輦致前去計會貴國軍下官員般取餘事悉如來諭順綏炎律茂履純休今具勒楊璞等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南宋書草

係天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草定申乞具此理索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并奚王府路都統達賚南路都統多昂摩節次由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納蘇并招過及自南京回去○自字原在南京下今依吳本又張覺等邀截下郎君錫庫及授送燕京遣發統軍司所管以上逐起職官百姓工匠及諸軍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并劫掠偷遞過孳畜財物自來累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河東雲中府經略安撫使等司燕山府代應朔武等州取索皆推註不爲分白憑驗伏乞朝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問讎誘擾邊人及約定所許州

縣所管民戶其餘色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今據逐處奏前件因依緣由稱見獲憑驗由自推註不爲分付係違負自彼顯然若只以違約推延便望休止。○原本違作爲止作正並依吳本改亦不誤矣。所據隨處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并逃亡招過及上件邀回劫掠偷遞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孳畜財物等如敦守誓約請依在邊帥臣所牒數目交付仍指揮逐處禁止乞回示。

報南宋獲契丹昏主書

係裏面抄白降刻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迨眇躬盡繼述之略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王之身人心旣以懽和天下得以治定爰馳使介庸示披陳逃惟聞知諒同慶慰今差復州管內達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寺卿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宋閩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王董貫書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閣下既憑來信復沐使音未孚給納之誠難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戰爭夫如是則豈惟苗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報蓋以宣撫郡王所爲結約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推。○吳本推作重必謂嚴

以讜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寧若酌中兩便爲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終始。長守富貴。民賴其善。爲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遼爲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爲前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評議定一律正。嚴凝佇膺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喀美專奉書披述。不宜白。

牒南宋宣撫司問罪

係元帥府。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書所謂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寧昌軍節使蕭慶。貝勒色喀美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爲鄰也。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獲厭足。遞辭添納。百餘年間。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想其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容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爲務。親幸幽薊。才下全燕。卽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久敦信約。何期立渝盟誓。手書稱詔。搆我邊京。使爲叛亂。賊殺幸輔。邀回戶口。聖上以含容爲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會。尙自不知悔過。及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戢。爲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確實。有無歸還。却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期縱驕誇謾。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

何爲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爲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慮空逗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賜京鎮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喀美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其一切聽命無違。○原本其作具。依吳本改。公文回示。仍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約。如或難以依應。卽請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原本甚作勘無地。依吳本改。字。今依吳本。幸不疑惑住滯。以至別議施行。謹牒。

元帥府左副元帥右監軍右都監下所部事跡檄書

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自爲戎首。先啟釁端。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緊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願割幽燕。歲納金縷。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爲恩信。不謂不多。於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間驛誘擾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失。洎宸輿北返。宰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幸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搆罪人。使圖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令納土。仍示手詔。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爲寇場。纔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於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彰其惡。但誠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懽好之故也。彼尙飾以僞辭。終爲隱諱。仍招納遁逃。擾及居民。○原本擾及作反擾。今

依吳本·更使盜賊出沒爲患。○原作過。依吳本改。

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

不聽從。牒稱本朝輜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况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

謾。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曾移文。○原本曾作增。依吳本改。俟其改過。終然不悟。罔有悛

心。矧又夏臺質惟藩輔。忱誠既獻。士民是賜。而彼宋人忽起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

旨。移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

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盡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里所

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泐羣邦。彼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詭詐

昧於道理。不爲寔從。如是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關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聞古所重

愼者兵也。兵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

今奉宣命與師問罪。東自南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況趙估越自藩邸。包藏禍心。陰

假黃門之力。賊其家嗣。盜爲元首。因而熾其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已有天命。謂作虐無

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爲。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舉邑。以部

以伍。效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加恩撫。立其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已知悉。

今亦如前。宜相爲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伐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估深